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

明 賀復徵 編

篇一

復徵曰按說文篇聯也又詩注云徧也出情鋪事明而徧也凡屬漢魏叢書以篇命名者擬入子選概不録惟於諸文集中聊選數首以備一體

池上篇 唐白居易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

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髙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賔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

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論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

焉如烏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寛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縛虎篇送贈劉千戶伏玘　明　楊名

大同有叛卒姓王氏以行行人稱曰王三其人驍勇有羿奡風且多知畧嘗鼓衆殺主將避罪竄投北地酋長疑不録約必殺其妻子示信遂歸鴆毋及兩妻火其居為不返計酋長契之禮為上賔封以數千戶俾統健卒

獵漁中國庚子迫太原辛丑復長驅深入榆次交城文水平定寺石諸郡邑重罹荼毒壬寅癸夘時出時入惡餤熾空聞者戰慄至甲辰秋突入紫荊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天子震怒用論者言械繫請撤戍卒御史中丞朱公方并罪總督大司馬翟公鵬及地方將官有差大司馬毛公伯温以不能先事禦防且輕信中丞言罷職方郎韓君勗廷杖且死詰其原皆王三之導賊運籌流毒至此乃大懸賞格帝命若曰蠢爾叛卒悖逆不道上殺

主將下戕良善罪不容誅竄投北地引連兵馬蹂躪中原瀼難輕宥凡我將領有能善謀奮力激發忠義生致闕下者予千金陞官五級世世繼襲命既下大同軍舍劉伏玘雅擅謀力又曩與王三善白之父母妻子曰我家世食禄無分寸報王三匹夫敢爾作孽使中土不寧戮此妖醜非伏玘不可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不從復曰父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例當優恤即死不負父母遂攜其妻女毅然就道留三子於家既至關口以釀酒

為業居將一年踪跡王三無所得志不少懈乃王三果
来跨馬執戈弓矢在櫜從四小𨱔按轡闗下問戍卒曰
誰在此戍卒以劉二對聞言甚喜令速趨會伏玘遂携
壺榼出下馬相見執伏玘手曰弟何為在此伏玘曰貧
甚不能自給寄此釀酒意得升斗為活計不圖今日乃
見兄也涕淚交下王三懇惻之曰弟無慮予今日富貴
若此忍使弟流落乎它日得志當以國𡓨第處爾也伏
玘斂泣酌酒為壽王三傾信之不疑伏玘志定已久酒皆

宿儲麴櫱既厚復投藥毒王三纔數盞即覺微酡喜謂伏玘曰吾欲至爾旅舍少坐伏玘佯辭不能為款曲王三固請以行至其舍相勞苦備至且請見伏玘妻與女問其三子伏玘曰留侍吾父母王三大呼伏玘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兄敘濶懷以盡醉為期因命小鬼出數金以遺之伏玘妻亦善應對跪獻數巨觥已伏玘與王三對酌其妻出犒小鬼不計壺盞數日將夕王三醉甚四小鬼亦醉甚偃卧舍中數試之不覺伏玘乃與原

同約三卒用大椎椎其兩臂臂痛但瞠目强視曰爾何擊予也子明日赤爾族根不能起兩臂既斷縛以巨繩載至總戎所覆覈無偽檻詣京師帝心大悅下法司議罪當凌遲俾傳首九邊以懾諸寇如其賞格賞伏玘千金官授正千戶同事三卒各百金官為百戶在完縣寇衆聞之星散將士奮力俘馘甚多事傳至蜀方洲子不勝欣歎夫自寇以來所傷數百萬命所費數百萬金曾無一勝以荅衆望而伏玘小臣捐身赴義克禽渠帥以

真邉危可不謂忠且智乎一時居將領者可以自省矣
作縛虎篇以逞致相慶之意或足以風於衆也
京華直㸾兩巨鎮大同宣府相為命地勢遥懸諸寇隣
闞門直與七陵近中有黠虎名王三力能舉鼎性貪婪
首倡叛逆弑主將刦以寇窟為龍潭酋長見之疑不録
鴆母兩妻證心腹獮將寵恩如上賓授之軍騎任馳逐
一薄太原藩鎮輕再入平定畿輔驚三衢紫荆踐完縣
千兵萬馬恣游行京師戒嚴聖心怒兩鎮將領充荒戍

司馬休官職方殂大懸賞格勤招募大同軍舍劉伏把
心懷忠義真男子平生欲勒燕然銘視賊若仇執以死
父母泣號苦莫留提刀誓斬逆臣頭世沐主恩司部伍
安能坐待身封侯獨攜妻女寄闗口汲水負薪自釀酒
酒成日飲數十人王三不来日已久甲辰之秋賊惡盈
持戈跨馬衝邉城入闗忽聞故人在相逢勞慰傾真情
劉家二嫂最恭謹跪進醇醪望接引探囊取金為嫂壽
弟唱兄酬天欲暝喜極飲多成巨酣解甲長臥毛髮鬖

數回動搖漫不省椎殘兩臂縛之檻羽書馳報天顏喜
磔尸傳首示邉鄙十萬北兵盡夜逃俘獲備載歌聲起
劉郎奏見承殊恩千金五品貴且尊名姓分明著國史
氣焰烜灼歸轅門向日當壚真獨苦算策亡遺縛黠虎
縳虎弗克倘返噬甘為虀粉竟何補嗚呼丈夫不遇時
屈身降志同愚癡一朝得意便卓絕回視瑣瑣皆塗泥
君不見五府侯又不見九邉將錦衣廩食行呼唱幄中
籌畧今何如後來誰畫凌烟上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表

惠公禪居表 唐元結

沂漿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之人困窮𣫫使耕織因人灾

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為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臯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修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修廊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絶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吾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為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

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彥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巳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

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来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壯千里荒草自闕巳東海濵之南屯兵十萬不勝征税豈獨黄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須乎後一歲黄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隂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黄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唯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

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哀丘表 元結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於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陷邑乾元已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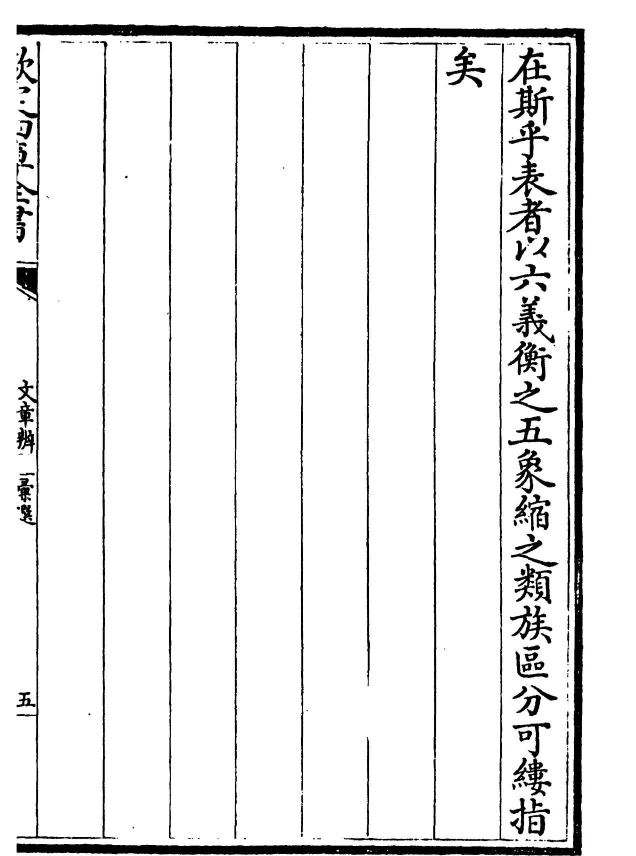
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墨表　明汪道昆

太角氏曰方于魯遞以墨質成品有五其始為瑶草以工特聞于魯則曰吾求之法象而始得也寧詎衆雎而無雄既而為大國香庶幾乎國工矣則又曰吾求之色澤而始得也守吾宗而未始出吾宗於是為大紫重玄

美矣善矣盡矣則又曰吾業已得其精神玄之玄矣吾將求之材美工巧之外吾將游水德之初吾其為非煙吾其為寥天一吾技單矣夫工非墨者事也不儒不工儒而不工儒無當也儒術為政人官為能純粹精良故無遺憾于魯以此世其業卒以名家其子嘉樹殖之林林乎滋茂矣象有五一曰規二曰萬三曰珽四曰圭五曰雜佩圜為規方為萬正直為珽脩者銳者荼者葵者為主凡諸取數不齊皆為雜佩義有六一曰國寶二曰

國華三曰博古四曰博物五曰太莫六曰太玄昔人饗芹曝而獻之君不忘君也聖主日御東觀親子墨客卿草莽之臣何繇特達唯是休徵瑞應竊以摹至治而泳太平國寶尚矣論思獻納決筴摛辭經緯章相潤色帝業故次國華古人與稽後世為楷多文為富物亦宜然故博古次之博物又次之九流百家道術裂矣二氏游方之外業擅緇玄要以無相無名斯其參兩緇則太莫玄則太玄即不相謀何可廢也或曰法寶或曰鴻寶其



在斯乎表者以六義衡之五象縮之類族區分可縷指

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三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帳詞

壽中軍某侯帳詞　明徐渭

恭惟某官名高勲冑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徳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

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户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黄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懐每在風飈猿臂呈竒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髪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窗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

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
以先驅自趂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
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
攜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
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旬投
醪片言挾纊吳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濵海總橫戈蜃
氣消滄溟之外自襲狻猊之繡繼提浙閫之戎侍鈴閣
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

為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攬孫吳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投衆望於偶遺集羣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寄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決探九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筯籌兵一語静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彀滿霜宵

之月百金匕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荻兔豈惟三窟逋逃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為吳越之分倍道無程竟援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illegible]雁鶩以為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繞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裨徽蕪

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
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慚應封侯之相懸金鵲印爭看
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
庾亮以登樓誰言興淺偕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雙鑠
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為續

將軍為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麗
林花未著已含香牆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筵歌借行樂

客稱百歲酒千觴為君更進鸕鷀杓

賀檀容雲帳詞 蔡復一

若夫逕綰侯封漢旌壘綬近承帝輦唐表赤幟矧玉山秣禾駭飛騰於風驥紫泥頒綍羨蹠踾於霞螭所為披彩羽以舒暉蔭崇條而致頌者也某官擢華日觀振響雲璈家是中都魯照尼丘之月域為奎野偏直文苑之星蔚藻飄英山含花而五采玄情釣溴濟蓄脈以潛流目攬圖經則包羅物象躬敦孝友則弁冕人倫蘭循陔

而色柔栢成行以手植廬傍可徴於馴兔冠表無媿於棲烏者矣故能鵲起東邦鴻儀上國選渤海之治僉謂汝諧徴瑣闈之賢徒得君重而時稽守次夢遶倚門烏隤而獲舒匪莪猶詠青皂去之已遠彼弋何羅萬室可封齊后徐觀乎即墨三春有樹懐縣寧減夫河陽雨隨地以偕移宿依天而彌近則令密雲之為邑也宜陽小而實郡控諸鎮之領襟都護出以臨邉環三單之鞾琫高下所轃巨細必輸惟公投錯適閒宛然新硎之刃

駕輕就熟樂矣今日之賜勞來獨勤於民庸拮据兼討
乎軍實萬流競赴歸疏導以無聲羣緒雖棼挈綱條而
就理時復商羊應兆石燕自飛援之塾波察其傷稼曲
陳發棠之策大振翳桑之人下土其魚幸胥匡於疾苦
中澤賦雁美載定於劬勞猶謂旱澇之有天行幾與民
而爭歲奈潮白之為邑患更畫地以修防浸阪無虞全
殺天吳之怒耕原有膴一變阪鵠之謠王尊護瓠子之
隄精符沈馬李冰厭江浦之浪蹟壯刻犀文露既釀雅

風自扇爾乃謀如皦日追悚慨之樂生舌有青天挹恢
閎於騶子緯之以鄭錦陶之以宓琴士慶隰桑人趨蹊
李魯燮至道雨化聿新於杏林燕俠歸儒土膏詎專於
桑棗自非神珠在握化籥隨嘘雀有知更戴晨星而不
息魚無入舍茹臘雪以偕寒則何以接漁陽之歌岐仍
麥穗脩名公之政憖永棠陰者哉嘉績屢閲於最書昌
辰載逢乎慶典虛星笑而成電首被光華神靈肅而呼
嵩先聞吉語覃如天之福勸此勞臣拜明河之章施於

奕世藎公義出為後恩結所生曩者瀛海移綸旭已傾乎葵葉逮茲清都錫命澤騈渲乎桂枝寵以教忠政云惟孝璇源雙濬湛湛濡露之區琅軸重臨煌煌象雷之縣昔中年之郄蝢則漢褒其異榆次之集鳳則晉奬其祥然身寵而不及先人抑吏課而非闗盛事孰若公之駿樹不懈於茲上之疏鴻洊隆如彼餉大夫某於公其臭味也謂余盍颺言乎論茂宰之循良原歸史氏紀朝家之異渥亦匪他司况密邑雋聲久騰楓闕想灌壇佳

夢行甝玉瑱苟有徵於采風亦何俟乎傾葢勉圖贈縞殊愧織襄丹谷留薰玉律頓迴乎玄黍蒼崕銜照芝檢永耀乎白檀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三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題名

新都縣真多山題名 漢張飛

王方平採藥此山童子歌玉鑪三澗雪信宿乃行盛弘之荆州記云新都縣有温泉冬月未至數里遥見白氣如烟上下交映狀如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

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今人猶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一有聲則沸從下出而不可止也

題固陵寺壁　宋黄庭堅

天水張茂先世家南昌黄某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三年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時新雨晚晴同登鍾閣觀白鹽之崇峼想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題太平觀壁　黄庭堅

黄某自江西來會王宰朱章道士湯居善周虚已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

書吴叔元亭壁　黄庭堅

朝奉郎新當塗守黄某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閒境幽兩奇絶耳

石門寺題名　黄庭堅

韓城元聿雙井黄某同游石門霜清木落山川髙明掃迳上冠雲亭可以忘歸

龍井題名　秦觀

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

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龍井題名記 蘇軾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遊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黄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髙郵亦可録以寄太虚也

題天池石間　德洪

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菴少焉歴石門㵎錦繡谷窮高

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峰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筆峰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為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遊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尼壁　德洪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為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山谷中絶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砯硐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旣出谷沃野夷曠遂飯於木陰空山慕寒雪意濃甚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

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善權洞石　趙伯鯉

試邑半載以視澇同晉陵仙尉西安劉君常德抵此日已酉晚猶得歷覽三洞徧讀名刻詢田畆之髙下問民間之疾苦而後行時嘉定四禩立春後二日也

善權洞在國山東南一名龍巖周幽王二十四年洞忽自闢門廣三丈中多奇形怪狀若出椎琢入者悚惕側足行二十步極夷曠可坐千人好事者鑱石作

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唐張祜詩云金函

崇寳藏玉柱閟靈根洞凡有三曰乾洞乃石室曰大

小水洞泉深無底雖旱不枯唐司空李蠙少肄業山

中嘗見白龍騰驤而出昔人有將雞犬隨入洞因失

之後出廣徳軍綏安縣

虎丘題名　明高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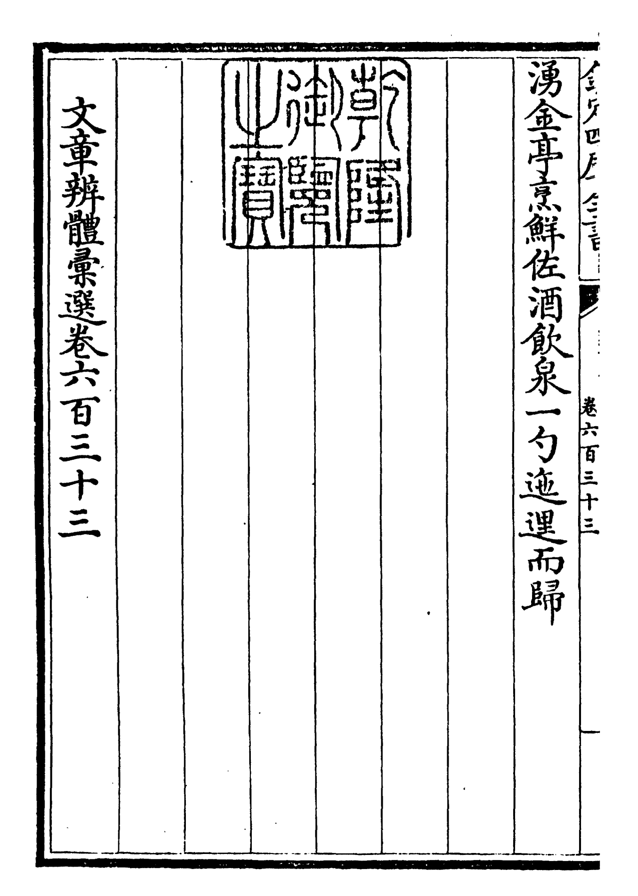
重九日來尋桓景登高之盟復訪居中長老上虎邱絶

頂望天平靈巖諸峰渺然雲水間披豁久之下小吳軒

臨劍池坐苔石汲水煮日鑄茶聽黃山人鼓琴作懷古
秋風操意思愈翛然同遊者十五人無錫周世忠世衡
東平申屠衡開封俞楨吳陵劉勝蘭陵周砥勾吳王謙
管周吳立唐暹延陵徐文炬海昌賈祥鳳山人名本郡
人髙啟記諸生張素侍立是歲至正二十七年也

百泉題名　崔銑

嘉靖己亥春三月巳巳相臺崔銑隨駕至衛巳事庚午
西適於輝辛未往觀百泉謁聖祠弔嘯臺入安樂窩憩



湧金亭烹鮮佐酒飲泉一勺迤邐而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史殿華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紀事一

徐師曾曰按紀事者記志之别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文人學士遇有見聞隨手紀録以備史官之採擇以裨史籍之遺亡故以紀事括之嗚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段太尉逸事狀

唐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冦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酒器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

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

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吾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舁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

轂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甞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甞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决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寳末令内黄死燕冦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洛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成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决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

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令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慙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

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卑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

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名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内實忌之外絶趙内實

與之此為趙晝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

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士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和棣州管厭次河陽信脩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

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今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𩋆立相視可為强矣然從史繞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摶鶵一可支百累

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

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襃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卭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為

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賔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廹於戎南偪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徳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山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值横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呑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輙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

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輙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絶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城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刻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刼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

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匏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斫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鬭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餫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

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攟連師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饟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胥無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

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賔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賔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榷

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名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

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緜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止請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募優貧民饋給往來權

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後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為功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

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郭昈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昈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强矣昈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昈與故渤海人高沭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沭昈為從

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北渡河屯平原以為顧望洙耶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為朝省以樹大効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勤穀減糧歲得均穡至於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為之語曰田人百畞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茍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此借言於家人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河

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畫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羼孫亦終不奪豈不幸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饑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金及飯而進於前雖海陸備咼顧與糠粃齧尚何所愧顧君侯省之又為人從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拏怒掉尾以倚嘯厭噉於羆豕麏麚之肉及棄其所長而

欲弭目委首以待餧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麑兒得以狎而摶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餧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得悔遂殺高沐而耶以能善人左右者聞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輙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師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仍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

而還因艱四境出恥乃為練繒書緘之絜帋如顆遣航
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
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
航至彭城航宗人運為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人之
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
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者山川曲折之狀願
見將軍行餘得之喜鋭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
郭恥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

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蔡淄之上此恃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耶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詿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耶所處未見耶且為師道所名既行與耶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耶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感聞於平盧軍及

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名中初航不知其名之
所以也意為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
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
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猾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
軍渡楊流古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
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
出當魏魏兵日急晤亦為師道所篤及歸軒師道盡以
鄆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沐以前

著跡追為尚書蓋言寵之聃得以入郎為滑從事詔令
行餘為記室行餘與聃會於河闗之間聃謂行餘曰聃
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
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聃猶能盡語章中之詞
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
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倶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
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聃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於
史氏云

表醫者郭常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闕然後輔以奇藥誡曰第裹處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

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榷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腑方適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為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憤不足畏耶

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耻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若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相公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

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低畏若不勝按驗吏因之未知其為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甚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

吾吏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顔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脱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顔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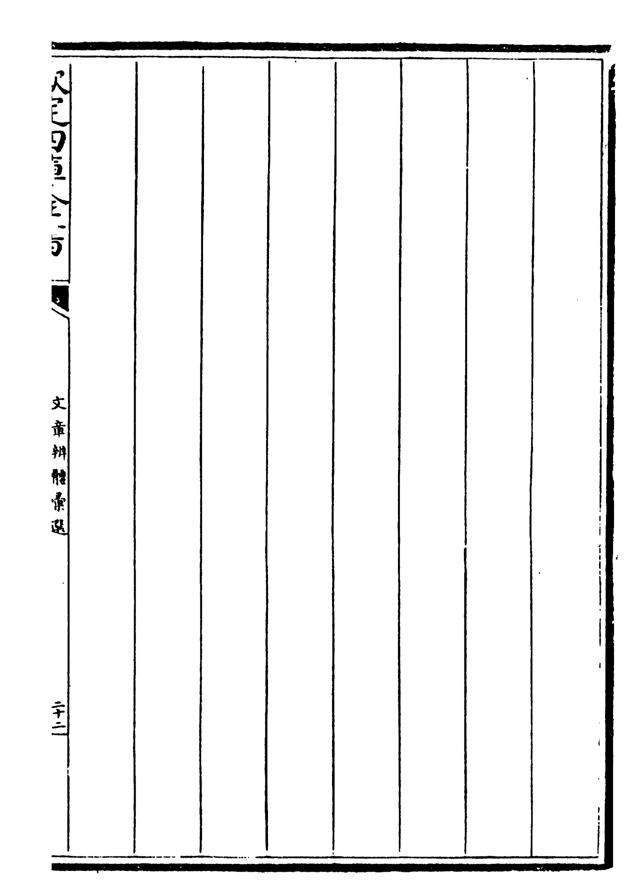
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名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來謁丞相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為下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韋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鷰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

耳除歌酒外不當以饜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章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尚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

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厲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紀事二

記客言 宋 王回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

更三起鬬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番軍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鬬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黄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齎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

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便平曰獨去審易即有險欲誰倚耶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軍聞應來白開壁欲内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耶應收馬

立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為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耶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縛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欲

避兵自完如渾何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北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覆馬以殿持大鐵稍横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

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邊大讋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德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為朕率身戎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邊事朕唯一二將帥失身鼓鼙終無慰朕西顧惻惻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聽以父

兄任為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餘輩與俱各解甲吮傷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望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皆呼曰舍人捨吾徒耶應愈促馬顧謂趨環州來應及環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黃德和斬已從坐死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緣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為信然石元孫敗時而固已傳死

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耶

外曾祖程公逸事　蘇軾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録參軍眉山尉有得盗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盗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盗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復移

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名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浴沐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曾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

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一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識狄青破儂智高語　曾鞏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

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言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

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廼未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

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輙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錘𦽅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

者立斬之以狗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㲄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名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

是軍中人人奮厲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番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

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

云翰林學士公亮亦言及於茲者如此

録壯愍劉公遺事 秦觀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為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盗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

數疋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刼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刼倒槖得一銀釦劍洎一碖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為郡守而止有一碖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

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五